

中學漢文讀本

秋田郎編

卷之二

4A  
820  
0A29

30314 ✓

教科書文庫

3  
820  
41-1896  
20000  
68005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C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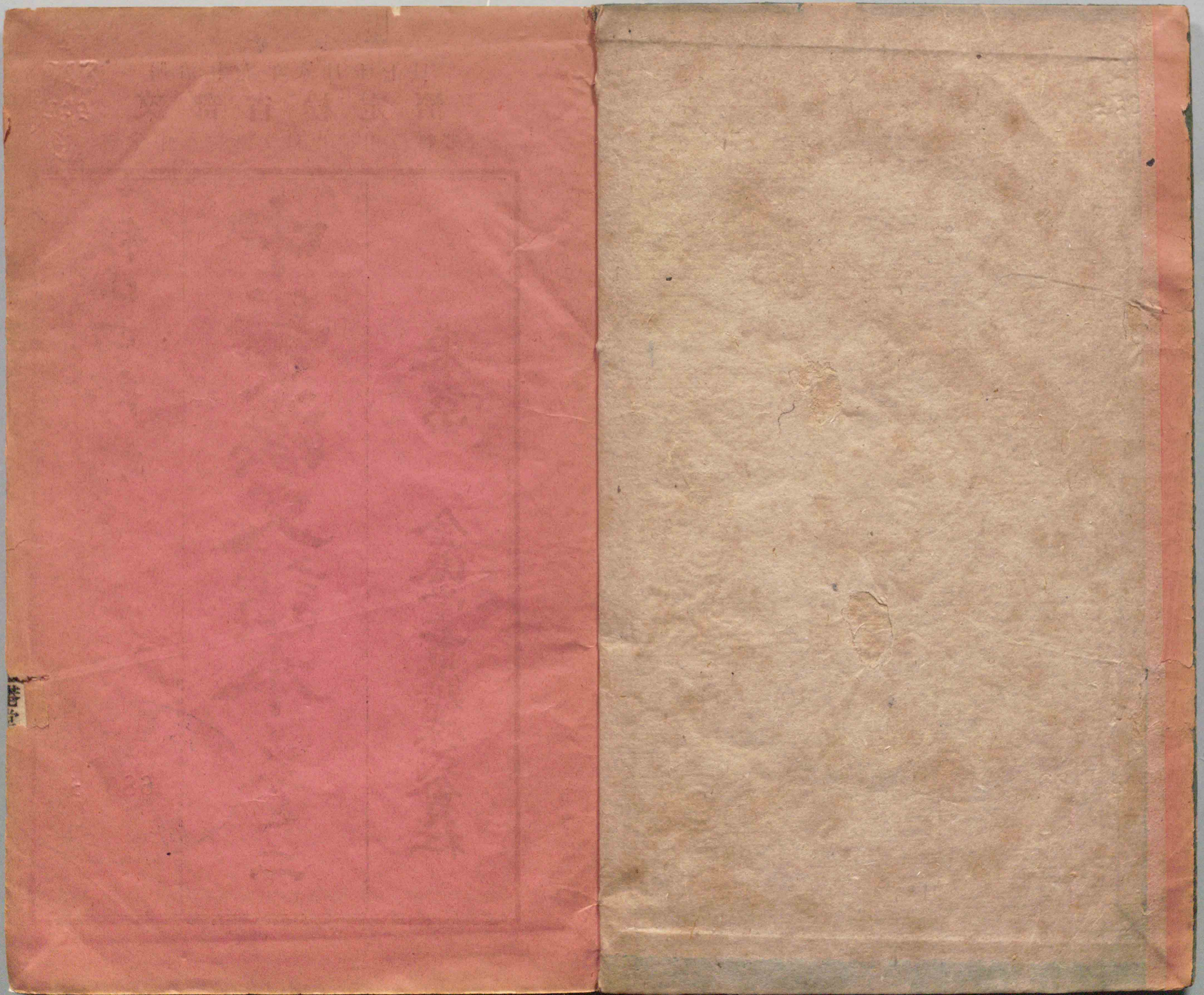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Kodak, 2007 TM: Kodak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m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42  
820  
8月29  
89

資料室

明治廿九年八月十七日

文部省檢定

尋常中學學校漢文教科用書

秋山四郎編

中學漢文讀本

卷之二

東京

金港堂書籍株式會社



高橋藏書

中學漢文讀本卷之二目錄

- |      |       |       |       |       |       |      |     |       |
|------|-------|-------|-------|-------|-------|------|-----|-------|
| 仁德天皇 | 時宗攘元寇 | 藤原保昌  | 源爲朝一  | 源爲朝二  | 源爲朝三  | 加藤景廉 | 鴨越  | 平忠度   |
| 青山延于 | 小川弘   | 德川光圀卿 | 德川光圀卿 | 德川光圀卿 | 德川光圀卿 | 小川弘  | 小川弘 | 德川光圀卿 |

中學漢文讀本

卷之二

金港堂書籍株式會社

堀川夜襲

曾我兄弟一

曾我兄弟二

鳥井強右衛門

飯田覺兵衛

東照公叱諸侯

中山信吉

中江藤樹

阿閉掃部

天草之亂一

小川弘

小川弘

小川弘

安積覺

岡田僞

賴襄

鹽谷世弘

鹽谷世弘

大槻清崇

青山延光

天草之亂二

天草之亂三

山田長正一

山田長正二

細川忠興夫人

楠正成卿一

楠正成卿二

楠正成卿三

陪遊笠置山記

楠正行戰死一

青山延光

青山延光

齋藤正謙

齋藤正謙

安積信

成島讓

成島讓

成島讓

齋藤正謙

賴襄

楠正行戰死二

賴 襄

楠左衛門尉髻塚碑

森田益

村上義光附子義隆

成島讓

大塔宮斷甲記

齋藤正謙

藤原藤房卿一

成島讓

藤原藤房卿二

成島讓

栗生顯友

德川光圀卿

篠塚伊賀守

德川光圀卿

畑六郎左衛門碓

安積信

目錄終

中學漢文讀本卷之二

秋山四郎編

仁德天皇

青山延于

仁德天皇都于攝津難波。謂之高津宮。宮室不墜。務從節儉。一日帝登臺遠望。人煙不起。以為百姓窮乏。家無炊者。詔除課役。三年。宮垣頽敗。無所營作。比及三年。五穀豐穰。百姓殷富。歡聲盈路。其後帝復登臺遠望。見炊煙盛起。謂皇后曰。朕既富矣。復何憂乎。后曰。今宮室朽壞。不免暴露。何謂富乎。帝曰。君以民為

本。民貧則朕貧也。民富則朕富也。未有民富而君貧者矣。今炊煙盛起。富庶可知也。諸國請輸稅調。以修宮室。不聽。後數年。始科課役。造宮室。百姓扶老携幼。爭先來赴。運材負簣。日夜勞作。未幾宮室悉成。

時宗攘元寇

小川弘

蒙古殆滅。宋勢威強大。四方致貢。獨我邦不通信。蒙古主命高麗致書於我。書辭多失禮。朝廷草答書。下之鎌倉。時宗執爲不可。蒙古主復遣使者趙良弼來。時宗令太宰府逐之。使者前後數反。皆拒不納。十一年。蒙古兵一萬餘寇壹岐對馬。令鎮西諸將拒之。虜

兵遂遁去。建治元年。蒙古已改國號曰元。復使杜世忠何文著等至長門。時宗致之。鎌倉斬于龍口。梟其首。修築太宰府水城。以上總介北條實政爲鎮西探題。以守之。當是時。朝野恂恂。天子憂惶。禱祀無虛日。時宗昂然以戰爭自期。以安危自任。於是人心粗定。士氣大奮。弘安二年。元使周復等復至宰府。復斬之。元主怒。大發舟師。使范文虎將蠻軍十萬。洪茶丘忻都別率蒙漢三萬軍。高麗軍一萬隸之。四年七月。抵水城。舳艫相銜。實政使諸將防戰。屢敗之。虜以累失利。乃退據鷹島。時宗遣宇都宮貞綱將兵援實政。未

到。閏月朔。颶風大作。虜船破壞覆沒。流屍隨潮入浦。浦可踐而行。少貳景資等因奮擊。殲餘兵。蠻軍十萬得還者三人耳。洪茶丘等別軍頗有逃還者。而高麗軍亦喪七千餘人。虜終不能得志於我者。蓋時宗之力也。

藤原保昌

德川光圀卿

藤原保昌。大納言元方孫。父曰致忠。天曆中為藏人。除備後守。歷右京大夫。右馬權頭。叙從四位下。永延中坐保輔事免。長保元年射殺前相模介橘輔政。子及其家僮廷議決其罪。流于佐渡。致忠娶源允明女。

生保昌。保昌為人。膽智勇決。膂力過人。精達武藝。與甥源賴信等齊名。兼善和歌。為左馬頭。歷任丹後大和攝津等守。至四位。長和中帝幸左大臣道長第。觀競馬。以寮馬肥壯。賜保昌物。保昌赴任丹後。路歷與謝山。有一老者。騎馬戴笠而倚樹下。從者欲叱而下之。保昌戒之曰。視彼據鞍按轡。所謂一人當千者。殆非庸人。既而遇平致經率眾而至。見保昌曰。公向見老翁乎。是我父平五大夫也。田舍翁素疎禮法。恐有失敬。致經既去。保昌顧謂從者曰。向從汝等言辱之。則悔何及焉。保昌嘗冬夜微行。時有巨盜袴垂者。多

力善走。劫剽為業。見保昌欲褫其衣者數矣。保昌吹笛而回顧。袴垂不覺心悸。謂非常人也。拔刀擊之。保昌叱之。袴垂惶怖伏地。保昌問其名。乃自首。保昌曰。我嘗聞汝名。汝亦非碌碌者。從吾而來。復吹笛。從容而行。既而還家。與之絮衣。而誠曰。之則復來。勿侮人而受害。長元九年卒。年七十九。

源為朝一

德川光圀卿

為朝為人魁岸奇偉。意氣豪逸。膂力過人。長七尺許。左手偏長四寸。最善射。自幼恃勇。陵人甫十二歲。為義知其不可誨。逐之。鎮西為朝居豐後。稱鎮西八郎。

源為朝  
德川光圀

義朝  
義朝  
義朝

自稱九國總追捕使。將徇筑紫。菊地原田諸族聚兵拒之。為朝以婦翁阿曾三郎平忠國為嚮導。大小二十餘戰。陷城若干。年至十五。掠略九國。多行不法。舉國來訴。朝廷使為義召之。不至。久壽元年。為義坐解官。二年。敕太宰府捕為朝。治其黨與。為朝既聞。父解官。曰。家君以我故獲罪。豈忍坐聞我當歸而乞罪也。鎮西兵士多願從者。為朝曰。不宜擁眾入京。遂率驍勇二十八人。至京師。保元之亂。從父詣白河殿。左大臣賴長召諮謀。為朝對曰。臣久在鎮西。陷城破圍。屢歷戰陣。其制勝也。無若夜戰。臣請今夜襲高松殿。三



面縱火一方攻之。兵火相逼，敵必不能支。敵臣者唯臣兄義朝耳。臣能一矢殲之。况尪弱如清盛輩乎。主上若從他所，臣請得射。隨從少許，則彼必棄乘輿而走。臣乃遷乘輿於此，使陛下得再即天位。易如反掌，決勝之機，不待天明也。賴長曰：為朝年少，恃勇使氣，事甚驕率。汝輩輕騎私圖，宜利於夜擊。今二帝爭位，豈可輕易舉事哉。徵南都僧兵料應黎明來到，宜待其至，整衆而戰。為朝退，謂人曰：戰陣之法，異於朝廷禮節，固宜任武夫搢紳之徒。焉能知軍事。阿兄曉兵機，乘夜火攻，誰能拒之。敗在目前，何暇待明。且兵衆

之集哉。

源為朝二

德川光圀卿

既而義朝清盛等乘夜來襲，為朝怒曰：臣累言之，今果然矣。上皇遽進為朝為藏人，欲以獎勵之。為朝曰：敵兵來逼，當施方略。此豈除目時邪。任官者任我，特仍舊稱鎮西八郎將。戰，兄弟爭先不決。為朝謂我嘗以陵諸兄被逐，今日不宜於父前爭先。乃曰：諸兄宜進戰。若敵彊難當者，請但命弟。清盛部將伊藤景綱及子忠清忠直來前，為朝曰：清盛尚不足為敵。況汝曹乎。宜斂手退。景綱怒而射之。為朝曰：我嘉汝勇與

汝一矢。汝試當之。乃射洞忠直胸。而及忠清鎧袖。一軍警悚。無敢進者。清盛引退。獨山田伊行回馬呼曰。願一見八郎殿。爲朝又射殪之。詰旦義朝使鎌田政家率百騎進擊。政家射中。爲朝胄。爲朝大怒曰。豈爲汝輩耗一矢。不如赤手禽之。乃張拳而進。首藤家季等二十八騎從之。政家引兵逃奔。義朝親督二百餘騎來戰。乃大呼曰。我是源義朝也。今蒙宣旨指揮官軍。汝曹非我家屬乎。宜速解兵而去。爲朝應之曰。家大人奉院宣總督諸軍。爲朝領一隊之兵在此。義朝又曰。我宣旨使。且爲汝兄。汝向我放矢。天譴難道。宜

棄弓矢乞降。爲朝曰。向兄放矢。與抗父執兵。天譴孰重。義朝媿屈。語塞。既而兩軍交戰。爲朝矢不虛發。應弦而倒。遙見義朝將注矢射之。而慮父與兄潛約。勝敗交相助。亦未可知。乃止。義朝兵來進決戰。爲朝謂家季曰。敵兵甚衆。若吾軍矢竭。短兵相接。則一以當百。亦不可敵。我欲發一箭。而懾軍將。何如。家季曰。然。但勿誤傷之。爲朝乃射鏃斲。義朝整而著。寶莊殿院門楔。義朝進馬曰。汝本善射。今何不精。爲朝曰。憚家兄不敢。若見假借。請命所中。注矢將發。事已急。深巢清國進。遮義朝馬前。爲朝射斃之。兩軍格鬪。互有勝

楔先結切門兩旁木也

負義朝乘風縱火果如為朝所料軍遂敗績

源為朝三

德川光圀卿

木忠  
與長健部門

為義將為僧出降為朝曰不可新院為主上之兄左  
府又非關白之弟乎而罪不相容縱家兄欲救父朝  
廷豈能赦之乎不如赴關東說三浦畠山小山田等  
族藉其兵馬管領東國官兵來討則為朝竭力拒守  
若不能支死未晚也為義不從遂為義朝所弑為朝  
逸去匿近江輪田將奔筑紫謀復讎而聞清盛部將  
平家貞率眾入京師不果既而罹疾餓溷室而澡浴  
會佐渡兵衛源重貞奉敕搜索有人怪為朝容貌告

獻贊也

之重貞偵其浴率兵三十餘圍溷室為朝裸裎手木

材毆殺數人遂被擒傳送京師帝御北陣觀之廷議

處斬以其非常壯士減死一等斷臂筋而流于伊豆

大島居五旬創既愈臂力雖稍減注矢反長於舊自

謂我先出自清和天皇而八幡太郎之胤也祖先之

業不可失此地是朝廷所賜我也於是自領大島及

三宅八丈美計澳五島奪其租稅島中不從已者咸

奪弓箭而焚之舊臣亦稍來屬勢日熾居十年偶見

海上鷺飛意其有島航海一晝夜遂得至一島傳言

為鬼島為朝威服土人名島曰葦島以一人歸大島

計忠  
與長健部門

因欲嚇伊豆人民。每今往來國府。暴橫加甚。土人患焉。嘉應二年。伊豆介工藤茂光至京師。奏狀。朝廷詔茂光率兵五百討之。戰艦抵大島。為朝謂從士曰。我如欲遁。敵縱萬數。可輒擊而敗。願吾嘗在筑紫。耀武九國。西海人士莫不警服。保元之難。東國將士亦面見我射藝。雖遭流竄。猶得為島主。取快一時耳。而我所以隱忍不死者。將以繼父志成吾事也。今縱射卻官軍。而違敕方命。亦終不可免。多殺人民。何益之有。吾志決矣。汝曹當悉離散。乃執弓出海濱。注大箭遙射一艦。洞之。艦淪人沒。舉軍大懼。不敢進。艦為朝歸。

方命者違命而不行也

俗依附曰倚靠

家靠柱。刳腹而死。年三十二。加藤景廉進。斬其首。傳京師。而梟之。為朝射藝絕倫。彊弓長箭。世所不及。後世傳其鏃為槍。相傳為朝所至。諸島至今立祠祭之。子義實為上西門院判官。代次實信為上西門院藏人。次為賴。生于大島。稱島冠者。為朝將。自裁。先刺殺之。次為家稱。大島二郎。年五歲。其母抱而逃。因得脫。

加藤景廉

小川 弘

景廉膽勇善戰。茂光之擊大島。至則源為朝既自刃。倚柱不僵。狀如生。為朝勇名震天下。眾環視莫敢近。景廉後至。突出斬其首。將軍遣茂光等襲八牧。約之。

將軍謂源賴朝也

曰。吾卜成否於斯舉。勝則舉火。留景廉及佐々木盛網等自衛。既而火久不舉。將軍執眉尖刀。授景廉曰。夜戰利於長兵。卿以此斬兼隆。景廉抵入牧。戰方酣。寨堅不援。景廉聯楯數枚。綴以絃。浮諸塹。以渡。踰壘而入。立斬三人。有善射者。關屋八郎。自櫓上呼曰。吾所餘惟一矢。誰敢當之者。景廉謂家奴洲崎三郎曰。人無百歲壽。所重名耳。幸當義旗之初。汝能代吾死乎。洲崎感奮。佯稱景廉而進。中矢死。景廉突入斬。關屋。進又殺一人。及寢。寢戶微開。見兼隆拔刀立燭影。乃脫胄。冒於眉尖刀。闖戶。如人窺戶狀。兼隆以爲敵。

至擊之。誤入于楣。景廉乘虛舉刀斬兼隆。用燭縱火于屏障。以出。將軍望火舉大喜。黎明凱旋。提兼隆首呈將軍曰。天下可以卜也。石橋之役。將軍親殿射敵。景廉執將軍轡回走。復還。斷後。由是益爲將軍所知。元曆元年。從範賴徇山陽。在軍遭病。強起入西海。人或止之。景廉曰。大丈夫死且不避。疾病何足言。寄書於父曰。兒蒙幕下之寵恩。嘗命侍左右。緩急之際。非臣子辭難之日。是以從役於西海。不幸罹病。勢日危殆。舍身殉國。不敢愛生。卽以病死。幸視爲死國。景員持書入白。將軍嗟悲。與書勞問。賜之鞍馬。謂速騎此。

歸。景廉夙被知遇，居常有病。將軍輒臨問焉。將軍伐陸奧，以武藏上野兵屬景廉。及葛西清重擊金剛秀綱，攻厚禮城，疾鬪，累功，任檢非違使、左衛門尉。二世時，坐與梶原景時善，褫食邑。建仁之亂，殺仁田忠常，攻比企氏，先登，後削髮，稱妙法。承久三年卒。子尚景，官至伊豆守。

最鴨越軍將同去實景清將小川義弘取京西法皇詔，二帥討之。範賴向生田，義經率萬騎取路丹波，向一谷，刻期而別。先期三日，義經夙發兼行。

比暮至三草山，東聞平資盛兵七千騎陣山西也。議夜襲之，暗黑不能進。義經呼辨慶曰：「舉汝火炬，辨慶曰：諾。疾馳，火沿道民家。夜半至山西，襲資盛，資盛果不備，大敗走。翌日，義經命土肥實平以七千騎赴一谷。自將鐵騎三千，向鴨越。鴨越者城北間道也。中道日落，令辨慶索嚮導，得一健兒，長身高額，手弓矢。義經問名，齒對曰：年十七，未有名，所居山形似鷲，故號鷲尾。義經為冠之，命姓名鷲尾經春。給鎧仗，問路。經春曰：鴨越之險，唯鹿能踰之。義經曰：鹿有四足，馬亦四足，鹿之所踰，馬亦能踰。乃先衆馳之。至則天明，頽

視城中。實平既向一谷。攻其西門。範賴向生田。攻東門。義經欲急應之。而懸崖百仞。衆相目莫敢進。義經先驅鞍馬。下之。一傷一全。義經曰。可矣。調轡先下。三千騎風擁從之。直達城後。大呼而入。敵正防東西門。城北恃險。不設備。聞變。駭擾。義經縱火乘之。實平範賴奪門而入。三面合擊。宗盛奉乘輿航海而逃。敗兵爭攀舟。斷臂滿舟。義經收軍振旅。凱旋京師。

用平忠度

德川光圀卿

忠度生長於熊野。膂力邁衆。驍名震于一時。兼善和歌。就藤原俊成學焉。仕至正四位下。任左兵衛佐。薩

摩守。養和元年。與姪重衡等破源行家於洲股川。忠度麾下殺獲頗多。擒行家子行賴。壽永二年。源義仲抵延曆寺。足利義清抵丹波。將犯京師。宗盛分路遣諸將。忠度率兵拒義清。既而宗盛召還諸將。奉帝西狩。三年。源義經襲一谷。忠度時守西門。拒土肥實平。事出不意。軍大敗。忠度與左右三人走水濱。岡部忠澄率十餘兵。大呼薄之。忠度給曰。我是東兵。乃躍馬而走。忠澄垂及。忠度從士遮而禦之。忠澄遂進。與忠度交搏。墜馬。忠度抽刀刺之。三纒傷其領下。忠澄從卒馳至。自後擊忠度。斷右臂。忠度自度。不可免。曰。汝

且緩。我將唱佛名而死。乃引忠澄投之。丈餘。於是解帶脫甲。西向端坐。高唱佛名。忠澄跪問姓名。忠度曰。汝何慙。今至此極。豈告姓名乎。汝獲我。必受重賞。疾斬吾首。忠澄遂斬之。時年四十一。忠澄閱其鎧。有書一卷。平日所作和歌也。中記姓名。因知其為忠度。初忠度赴鎮西也。還自淀。潛抵五條。見俊成敘別。出書一卷。乃言曰。忠度自奉教誨已來。無時不謁見。然比年以還。天下鼎沸。京師繹騷。不得屢奉杖履。今天子播遷。我家禍敗。且及。聞公向奉敕撰集。竊冀忠度亦以公之庇。得留一首。不意今日至于此。若屬昇平。必

有其舉。卷中或賜採錄。而載一首。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俊成攬淚許諾。忠度喜謝而出。及俊成撰千載集。取故鄉花一首。載之。然憚朝議不書姓名。人為惜之。

堀川夜襲

小川 弘

十月。盜夜襲義經堀川之第。盜者僧昌俊也。初昌俊之入京師也。義經士江田弘基見其從騎之多。恠之。走告義經。義經命弘基召昌俊。昌俊不來。更遣辨慶。昌俊乃至。義經詰其所以不來見。昌俊曰。臣此行詣七大寺。今在齋。不可以見大人。義經曰。汝詣寺。何從

元曆元年十月



二品謂源二位  
朝卿也

騎之多也。曰：是備他盜賊耳。義經笑曰：否。吾知之矣。奉二品旨圖我耳。吾今欲執汝。顧汝吾兄使者。吾不可先發。昌俊手書誓詞十紙還舍。義經侍姬曰：靜隙。闕昌俊謂義經曰：昌俊將去。顧眄第中。最注目於廡。恐有異志。義經素易昌俊。爛醉而寢。其士皆歸休。留直者僅七人。靜意獨不安於昌俊。使二童往伺之。久之不還。又使一婢趨還曰：二童皆死于門。門內人擐甲馬置鞍。言未既。第外大譟。靜急搖義經。不寤。及取鎧振之。鏘然鳴。則義經蹶然以起。叱令開門。騎而出。呼曰：方今誰敢圖我者。昌俊疑其有備。不敢進。與

歐與歐通

兒玉黨六十騎環而射之。義經士卒歸休者聞變。四至。行家亦來救。昌俊敗走。義經徑詣法皇宮。奏曰：臣之不微。有驚天聽。然賊已走矣。願勿煩聖慮。乃還。衆觀之。矢集冑如蝟。而在箴者三箭而已。皆莫不稱其勇。昌俊北走。匿鞍馬山。山僧與義經有舊。獲之。僧正谷縛送於義經。義經誚其背誓詞。對曰：誓者昌俊。襲者二品。義經怒。歐其面。昌俊曰：我面即二品面。義經壯其對。意欲釋之。昌俊請速死。義經嗟賞之。遂斬之。

曾我兄弟一

小川弘

曾我祐成。小字一萬。弟時致。小字宮王。伊豆人。伊東

中山縣志卷之十一  
金洛堂書集卷之三

祐親孫也。父祐泰稱河津三郎。為其從父工藤祐經所殺。時一萬五歲。管王三歲。其母抱屍慟哭。顧二孤曰。汝等長大。能報父讎乎。一萬泣曰。諾。一萬為人循謹。管王性剛悍。兄弟時或不協。母嘗予管王一矢。曰。能折之乎。管王折之。更予一束矢。曰。亦能折之乎。曰。不能。母曰。一矢易折。為其少也。束矢難撓。為其多也。故合則相保。離則俱亡。爾等兄弟無多。何不思合心報讎。乃爾相鬪也。二子泣。母亦泣。自是兄弟同心。相與嬉戲。打柱射壁。以擬讎。既而母再醮。曾我祐信。二孤從焉。遂冒曾我氏。時祐經仕幕府。有寵。因勸將軍

賴朝在伊豆寄伊東祐親家通其女。生男祐經。平氏疑已殺其男。於水嫁女於他人。

誅二孤。將軍使棍原景季就祐信。收二孤。母子聚泣。無所訴。終就囚。景季憐之。見將軍請哀。不聽。曰。祐親殺我兒。奪我妻。今死矣。吾欲甘心其孫。何言宥也。畠山重忠和田義盛竭力救之。乃赦之。母喜其得免。戒之。自晦。一萬嘗仰見飛雁。歔歔曰。禽鳥猶有父母。使我孤者誰。管王曰。豈謂讎首堅於鐵石乎。一萬遽掩其口。曰。勿妄言。因相對泣。母聞益戒之。加一萬首服。名祐成。稱十郎。遣管王從管根。僧行實為弟子。而管王復讎之志益固。將軍嘗詣管根。管王從。僧歷問將士姓名。至祐經。色動。乃懷小刀。往來覘之。祐經執其

中學漢文讀本  
卷之十一  
十四  
金洛堂書集卷之三

手曰。汝非管王乎。何酷肖迺父。宜速祝髮歸佛乘。因  
出一裝刀授之曰。吾乃汝之從祖。聊表相見之情。管  
王欲刺之。而諸士環列。恐不遂。終不果。行實命管王  
削髮。管王患之。竊歸曾我。謂祐成曰。弟如削髮。如讎  
人何。願兄早爲計。祐成提管王抵北條時政。備訴衷  
曲。時政壯其志。卽爲備禮。加首服爲假子。命名時致。  
稱五郎。歸省母。母見而怒曰。吾使汝爲僧。何遽如此。  
汝不母我。我何子汝。終逐之。而兄弟復讎之志益切。  
常游大磯黃瀨川三浦。以覘祐經。而未得聞。

曾我兄弟二

小川弘

所恃母也

建久四年。將軍大獵于富士野。祐經從焉。又命祐信  
會行營。兄弟大悅曰。天不棄我。成宿志在此行矣。將  
發時。致曰。弟獲罪於所恃。若不得面訣。死將不瞑。祐  
成入見母。叩頭爲時致謝。母爲見之。因請賜衣。母出  
授之。兄弟嗚咽而去。至管根。見行實。行實察其意。取  
祠中寶刀二口。授之。遂抵富士野。陽爲警夜。乘間入  
祐經營。不在焉。兄弟彷徨。不知所爲。逢畠山重忠家  
士本多親常。告祐經所在。祐經與吉備津祠官王藤  
內招倡妓。飲于別營。大醉酣寢。兄弟已入。舉炬相視。  
曰。睡人猶死人也。因蹈席大呼曰。祐成時致報父讎。

醫徒聊切小兒垂  
結也亂初董切毀  
齒也男八月生齒  
八歲而亂女七月  
生齒七歲而亂

祐經蹶起。兄弟揮刀斬之。并殺王藤內。時雷雨暗黑。倡妓等驚呼。諸將倉皇出圍。兄弟殺傷十許人。祐成爲軍人所殺。年二十二。時致直犯將軍行營。有舍人被婦人服。候時致過。自後抱之。衆共禽之。明日將軍會諸將。召時致。命狩野宗茂。新開實光。鞠狀。時致叱二人曰。我家衰替。不得左右幕府。雖然。豈與汝輩言。幕下有問一言而死耳。將軍壯之。親問之。時致對曰。兄弟自髻鬪至今。復讎之念。須臾無措。今志願畢矣。犯行營者。欲一謁而死耳。且祐經我之讎。而君寵之。祐親君之讎。而我祖父也。君寵我讎。而讎我祖。能無

施與曰禰

憾乎。意氣壯烈。聽者悚動。將軍欲宥之。祐經子犬房哀訴不已。卒斫之。時年二十。有兄弟遺其母書。將軍覽之。攬淚命藏之書庫。除曾我莊租。命祐信修二子冥福。後人爲立祠於富士野。祐泰少子爲僧。曰律師。幕府召之。至則自殺。有大磯倡虎者。與祐成相愛。諸豪競欲通懇勸。虎不顧也。和田義盛嘗飲其家。召虎佐酒。不出。義盛大怒。其母懼促虎。虎不肯曰。曾我寒士也。和田豪貴也。妾不忍以貧富易其心。義盛乃并請祐成來。然虎終宴不與義盛相酬。及祐成死。虎請行實修其冥福。手作文悼之。以祐成所騎馬襯之。遂

爲尼。時年十九。初居信濃善光寺。後歸大磯。住高麗寺云。

鳥居強右衛門

安積 覺

東照公原曾作神祖

勝賴日夜攻長篠城。奧平信昌及援軍將松平伊昌。厲衆固守。東照公欲救之。使小栗重常乞援於織田信長。信長許之。而不出兵。甲軍攻城甚急。東照公又使重常與信昌父貞能抵岐阜告急。信長乃出師。十一日。城兵出南門與敵戰。却之。奪攻具。焚竹牌。十三日夜。敵攻瓢丸甚急。城兵拒戰。敵兵死傷甚多。然壘壁破壞。終不可保。故棄瓢丸。乘夜退入第三城。敵又

設攻具。鑿地道。攻擊不遺餘力。十四日。信昌謂衆曰。糧匱難支。數日誰能出城。趣援兵。衆相顧莫敢應者。鳥居強右衛門進曰。我能爲之。信昌悅。使告東照公。曰。城郭非不完。矢砲非不足。所乏者唯糧耳。若不急救之。則信昌自殺。以代士卒之死。強右衛門乘夜犯圍而出。明旦舉燧前山報之。城兵皆悅。其夕強右衛門抵東照公營告狀。東照公面命曰。十三日信長既發岐阜。吾亦發兵赴援。強右衛門冒夜遽歸。十六日至長篠城下。欲伺間入城。甲軍怪其行。纏色異。執之。勝賴使逍遙軒信綱諭之曰。從我言則厚醴汝。否則

堀洞炎切林外謂之堀

死。汝至城下。呼相知者。宜言信長不能來。援須速出。降。強右衛門伴。諾。勝賴使壯士十餘人。引至城下。強右衛門大呼曰。岐阜濱松大軍來救。既在近堀。不出三日。當得大捷。努力堅守。言未畢。甲軍攢槍刺之。磔于柵前。兩軍之士。知與不知。莫不稱其忠烈也。

飯田覺兵衛

岡田 僑

飯田覺兵衛。初稱角兵衛。加藤清正臣也。朝鮮之役。從清正攻晉州城。先登。豐臣秀吉賜賞書。清正并褒角兵衛。命夏稱覺兵衛。及淺野幸長守蔚山。為明兵所圍。清正自機張赴援。覺兵衛森本義大夫等從焉。

邦俗謂達武者稱覺者

以舟師逆擊明兵於江中。奪虜艦二艘。盡殺其兵。既入蔚山。與義大夫等將兵三百人。夜襲明將李如梅。破之。斬首七百級。清正卒。子忠廣立。為人庸劣。嘗謂左右曰。吾願筋力倍人。襲兩甲以臨陣。可無矢砲之懼。覺兵衛進曰。先公以一領甲。建賤岳七槍之功。爾後陷陣拔城。未嘗被創也。終宣威於海外。以鬼將軍稱。未嘗用兩甲。苟恤民愛士。則一軍皆為我用。謂之重襲。一軍之甲亦可也。若不植恩信。上下懷攜貳。縱襲百甲。為何用也。既退。泣曰。何與先公不相肖之甚也。無幾。忠廣得罪。國除。覺兵衛乃隱京師。後應黑田

氏招以隊長出成長崎會蠻船至長崎鎮府命覺兵衛備之且欲徵發援兵覺兵衛受命不請援黑田氏將士皆尤覺兵衛曰虜情難測若有變寡兵難拒何不請援也覺兵衛曰我與鍋嶋氏蒙命夏番屯戍豈非以有今日之事耶縱令虜船百千來寇亦不得辭况區區一隻船未見其變而遽請援兵吾恐為鍋嶋氏笑貽國家之耻吾自出國既分死若有變致死而已所以不請援也將士皆服於是覺兵衛自乘哨船備火器部勒隊伍指揮進退如馳陸地世稱之初覺兵衛隱京師也語人曰吾一生為主計頭公所瞞過

矣吾之從軍冒矢砲踰屍而進者數矣及軍既罷顧見同儕死亡相枕乃惕然意悔欲脫戎服去則賞賜隨及焉曰今日之捷因汝之功吾感恩遇之厚欲去而不能終至為隊將是非為其所瞞過耶

東照公叱諸侯

賴

襄

秀吉疾篤召奉行淺野彈正少弼石田三成增田長盛長束正家前田立以曰如聞諸侯與麾下有卻是大亂之本也宜使相協和以翼冲子五人乃大會內外牧伯將吏傳旨衆對曰協心奉嗣君則敢不奉命至於私憾各有所由不能輒聽從告諭再三終弗肯

內大臣謂德川家康公也

也。秀吉乃召內大臣告之曰。願以煩卿。內大臣乃出而諭之。衆對如初。內大臣作色勵聲曰。公等已言協心奉上。協心奉上者。猶挾私怨乎。果挾私怨。是懷貳也。安在其奉上也。衆屈服頓首曰。唯唯。謹奉命。內大臣入報。秀吉大喜。命五人。大饗衆。衆復爭坐位。雜席而食。及酒行。皆離次。忿評中村一氏。生駒親正傳旨周旋。不能定。復入告。內大臣復出。踞而按劍曰。公等賣家康乎。家康以公等言報太閤。太閤乃喜。賜此饗。公等猶尚如此。非賣而何。舉坐皆我仇敵。我誓不縱一人。因顧五人。趣關諸門。一坐饜服。莫敢出。

聲。淺野中村自。傍慰藉之。使衆謝罪。更獻酬。爲謹而罷。明日秀吉聞之。召內大臣曰。疇昔之事。雖古名將不能過焉。非卿威信素著於衆。則安能如此哉。垂涕謝之。

中山信吉

鹽谷 世弘

增。封水戶宰相賴房。常陸松岡三萬石。并舊食廿八萬石。初賴房少時好任俠。奇服怪裝。驚人。傅相中山備前守信吉屢諫。弗悅。大將軍聞之。召信吉。信吉造幕府。執政曰。今日召卿。余輩不知何故。大將軍當親問也。信吉嘻曰。是必聞吾公無行。詰問之也。僕以實

大將軍謂德川二代將軍秀忠公也。幕府原作朝何故。下大將軍原作大君。



大將軍源賴朝  
大將軍源賴朝  
大將軍源賴朝  
大將軍源賴朝

表似嗔切不正也

對。則揚君惡也。曰。無則欺上也。僕進退皆罪。請退。執政固留。不可而去。賴房聞信吉被召。怏怏不樂。立俟其歸。信吉具告故。且曰。臣當死。公生而氣銳。東照宮命。臣為傅。臣不材。不能使公改過。徒善也。臣深愧。損明鑒。臣死之後。佞諛益得志。則公危矣。身雖死。而魂魄永留。護衛焉。願侍臣曰。持卮酒來。信吉今死。願與公訣矣。賴房憮然曰。吾過矣。乃解長劍。裹服。與侍臣。矢曰。自今以往。改過以從。汝言也。大將軍聞之曰。善哉。信吉。吾無憂乎水戶矣。賴房從。是勵行。修政。與尾紀鼎峙。並稱宗室良主。信吉先世居武藏中山里。父。

東照公原曾作烈  
祖

曰。勘解由左衛門家範。事北條氏照。豐臣太閤之征。小田原。家範為其主守。八王子城。健闘死節。太閤稱為忠勇無雙。信吉時年十四。與兄照守俱在小田原城。故不死。東照公索而得之。以信吉為侍豎。以父之故。甚有寵。東照公在伏水宮中。有以已鈍刀。易利刀者。信吉竊視之。蹴墮牀下。而縛之。東照公賞以黃金二枚。信吉曰。有介捕者。非臣之功也。願賜諸介者。後有命。賜舊邑中山。辭曰。有兄照守。願賜諸兄。東照公嘉其有讓。及封賴房於常陸。以信吉為傅相。食萬五千石。大阪之役。賴房留守駿府。東照公謂信吉曰。阿

鶴年幼。寄重任者。以汝在焉。汝質似父。必不辱命也。信吉輔。賴房。敬忠。竭節。深被委任。

中江藤樹

鹽谷世弘

中江原。字惟命。近江人。父吉次。隱於農。祖吉良。仕加藤貞泰於大洲。取原為己子。原生有異稟。童弟如成人。年十一。始讀大學。至修身。為本。嘆曰。聖人豈不可學而至焉乎。因淚下沾衣。屬有僧自京師來。就受論語。後得四書大全。時俗尚武。士人斥讀書者。不交。於是晝與諸士習武技。夜則挑燈誦讀。刻苦淬厲。有弗通。輒凝思精考。夢寐間。或如有神示之。卒深造自得。

壚或作鑪酒肆也

既而吉良死。原歸近江省母。欲伴來。母不欲踰海。如他鄉。原乃獨返大洲。思慕弗已。因請致仕歸養。不許。乃鬻家什。償債。棄官而逃。還近江。所攜資銀僅百錢。當壚賣酒。以養母。母沒。居喪三年。盡禮。原行誼醇篤。聰明內蘊。其導子弟。專講孝經。揭愛敬二字。懇懇說示。曰。愛敬。是人心自然。感通猶水之流。濕火之就。燥也。吾人全為氣習所蔽。然父子兄弟間。猶有時發見。苟認得斯心。以存養。則聖賢氣象。不難窺知也。每引村民訓諭之。人無賢愚。皆服其教。雖商賈。亦知廉耻。至旅舍茗肆。有客所遺物。輒必度閣之。以俟焉。竟不

收用。有里人供驛。受直餘二錢。追客還之。其人曰。汝一何廉也。曰。非敢廉也。吾師之教乃爾。鄉人推尊。稱爲近江聖人。學者自遠至。受業。以其家有古藤。號曰藤樹先生。初原在大洲。與大野某善。其子了佐愚騃。某慮不能嗣家。欲使服賤業。了佐心耻之。竊就原請學醫。原憫之。授諸大成論。誦讀數十百遍。不能記一字。及原還近江。復來學。爲著醫筌。授之。了佐終以醫成家。原嘗語諸生曰。吾於了佐。殆乎竭吾精力矣。然非彼勤苦之深。吾未如之何已。二三子天資。實非了佐比。苟有志。何患不成焉。弟子皆循循雅飭。隨資成。

器。原聞望既高。諸侯辟召。前後皆峻拒。不應。備前國主池田光政厚禮聘之。原稱老且病。令其子弟及門人往。

阿閉掃部

大槻清崇

越前侯秀康之就封也。聞阿閉掃部爲勳閥之士。以重祿聘之。伯伊勢亦越之世臣也。將爲其子行。授甲禮。請掃部爲賓。禮畢置酒。伊勢謂掃部曰。今日豚兒授甲之初。願子語當年武功。以祝兒前程。掃部曰。吾豈有武功可語乎。無已。則有一焉。吾嘗見一士。武風最可觀者矣。賤獄之役。兩軍既散。吾單騎沿余吾湖。

驢同馬銜也

而退。有一騎呼於後者。回驢接之。則曰。朝來所殪。皆雜兵矣。不幸未遇好敵。觀子儀容。果非凡士。敢請一戰。決輸贏。余曰。諾。下馬將交槍。其人曰。請俟之。須臾。我槍蟻矣。沒鋒於湖。洗之者三。曰。可以戰矣。於是相鬪。雌雄未決。而日已昏黑。乃呼曰。可恨。槍鋒難辨。請期他日。子為誰。身是青木新兵也。後日相見。戎間誓不付勝負於他人矣。揚鞭而別。吾結髮從軍。未嘗見從容整暇如此之士。言未畢。有青木方齋者。自屏後出。謂掃部曰。側聽吾子話。懷舊之淚。不能自禁。吾子亦不記乎。爾時與君交鋒者。即此翁也。掃部拍掌曰。

好宴好之賜也

契濶久矣。今日相遇。何其奇也。乃舉觴屬之。好以腰刀。由此青木之名顯于一時。侯聞而聘之。與掃部同其秩祿。

桓桓武貌

寧靜子曰。當時士風。桓桓如此。尚武之俗。可想耳。今日武弁之家。生男。則口食之儀。着袴之式。盛張伎樂。請客極歡者。家家皆是。而擐甲之禮。則寥寥罕聞。嗟乎。亦可以觀世變矣夫。

天草之亂一

青山 延光

天草報未至。人以為小寇。頗輕之。將軍召三藩及諸侯。議之。尾張大納言曰。何物愚民。乃敢嘯聚。可一鼓

將軍謂德川三代  
將軍家光公也

松倉重次肥前島原城主也

而屠也。紀伊大納言曰：不然，彼攻戰有法，決非愚民所能。未易輕也。伊豆守眞田信幸曰：紀公言是也。臣父嘗以孤城抗大兵，頗有斬獲，小寇寧可侮乎？將軍命內膳正板倉重昌討之。石谷貞清監軍令松倉重次速就國。重昌子重矩請從，許之。諸將即日發江戶。是日，但馬守柳生宗矩觀散樂於立蕃，頭有馬豐氏第家衆來告曰：嶋原民作亂，板倉君受命已發。宗矩乃借豐氏駿馬疾馳，追重昌至川崎，不及，轉馬登城。謁將軍曰：臣欲矯命留重昌，不及而還。將軍曰：何為？欲留彼曰：宗門之亂，天下大事也。臣料重昌必死，故

且二十日  
庚午十四年十二

欲留之。將軍作色而起。宗矩不敢退。頃之將軍復出。問曰：卿何以料彼死？宗矩曰：死人之所難，故使三軍樂死。雖名將難之，惟愚民信法者，不期而會，赴死如鶩。此乃天下勁敵，故以織田氏之雄，挫於長嶋，困於大坂，攻戰累歲，僅能克之。如參河一向宗之亂，亦可以見矣。故今日之變，尤不可侮。而將軍視爲小寇，命之重昌，豈非以重昌年少，嘗奉使大坂，不辱君命，邪臣竊以爲過矣。借使重昌任顯職，食厚祿，素爲衆所畏服，則今日之選，誠宜在重昌。今重昌非有聲威宿望，一旦受命，指麾西海諸侯，萬一蹉跌，兵不復振，當

此時將軍必將擇重臣遣之。重昌何顏生還。是使征討之。使死於愚民之手也。無乃損威傷重歟。臣為天下深惜之。將軍有悔色。然業已發矣。乃曰。夜已深。卿休矣。宗矩不得已而退。

天草之亂。二

將軍聞賊日熾。欲親征之。執政皆以為不可。將軍不聽而起。丹後守稻葉正勝隨其後。固爭之。將軍震怒。正勝爭之益力。將軍乃從之。越前參議忠昌請往擊將軍曰。卿代我者也。今日之事。未足煩卿。二十七日。命伊豆守松平信綱。左門戶田氏鐵討賊。晦。重昌聞

寬永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受辨軍命。重昌軍。水澤日。自。中興漢文。二十七日。重昌。二十七日。

之曰。吾等欲疲賊。蹙之。而今兩將來。討吾不取城。何面目而見兩將。明日歲首。賊必不設備。請急攻。援之。衆然之。乃以兵部太輔有馬忠賴為先鋒。賊已知而為之備。十五年春正月朔。天未曉。有馬忠賴帥兵進攻。賊弓銃亂發。死者千餘。忠賴敗而退。諸軍聞中聞戰聲。以為賊發。黎明。諸軍進攻。賊連發矢石。拒之。衆不能進。賊五千開門突出。諸軍多死。重昌馳至。重次軍。勵之曰。今日之亂。始於貴國。何不苦攻。重次辭以多死傷。重昌遣使促忠賴。忠賴亦辭。重昌乃下馬提槍而進。貞清止之。重昌曰。諸軍皆沮。吾將勵之。乃

寬永十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水野日向守勝成  
受將軍命參畫軍  
事  
五月二十七日

麾諸軍。諸軍不應。重昌獨帥手兵。踰塹攀石壁而登。矢石益急。重昌胄碎。槍折。中丸而死。從兵負尸引還。貞清亦被創而退。重矩在重次。後軍排突而進。左右多死。貞清令諸將收兵。重矩殿而退。聞父死。欲再進。衆擁之引還。天草之亂。三。二十四日。諸將會議。信綱營戶田氏鐵進曰。苦攻損衆。將軍所戒。唯當持久。困之。信綱問勝成曰。願聞君計。勝成曰。賊僅據巢穴。誰復應者。宜餓殺之。東照公拔高天神。實用此策。氏鐵曰。善。請待其糧竭。勝成曰。

人人執意見無所  
統一猶竹釘之無  
頭故謂之竹釘戰

否。諸君合圍。至今日。是爲良策。賊本烏合。糧食必乏。一鼓屠之。今其時也。信綱稱善。細川忠利。鍋嶋勝茂。進曰。吾陣迫近賊壘。請先攻之。諸君大喊助之。勝成曰。使二君拔城。其功固偉。然諸軍誰復袖手旁觀者。勝成年十六。始從東照公於軍。其後大小五十餘戰。未能軼人。又未至後人。非徒發喊以觀人戰者。今諸君爭先。不顧死傷。尤非將軍之意也。且衆心不一。何以成功。人人各執意見。無所統一。謂之竹釘戰。今豆州統帥也。吾將待其命。衆議若決。請告吾兒勝俊。彼亦非不知兵者。乃起而出。信綱與諸將約。以二十六

益田四郎時貞天  
草人幼而警敏學  
邪蘇教頗善幻術  
賊戲以爲魁首

日進攻賊方築外壘與勝茂相持勝茂日夜發巨銃  
銃無空發賊大困時貞與左右圍棋飛礮斷其袂斃  
男女數人賊驚曰神人無復天助矣遂皆攜貳二十  
六日大風雨信綱更令諸將以二十八日爲期時長  
崎奉行榊原職直監勝茂軍子職信從焉是夜職信  
聚衆議先登久之不決藤田市右衛門進曰議不決  
者欲生還也郎君以百餘擊三萬唯有死耳請速決  
職信從之二十七日諸將復會信綱營勝茂兵列竹  
盾薄外壘賊乍發銃勝茂兵叢銃進擊賊頗沮職信  
帥左右挺進奮戰而登植旗城上職直望見曰車輪

旗必吾兒也吾不得不救乃進勝茂曰奈何使監軍  
死麾衆而進於是諸將皆進四面肉薄而登藏人有  
馬康純美濃守水野勝俊先登悉奪外城賊僅保牙  
城日既暮諸軍皆陣城上二十八日諸軍乘曉攻牙  
城黑田氏將黑田美作先登火箭雨集廬舍皆火延  
及時貞營諸軍乘烟壘擊賊皆善銃而不善刀槍死  
者層積至午城陷賊男女三萬七千餘屠戮無噍類  
矣細川氏兵陣野佐左衛門斬時貞諸軍死者一千  
一百三十餘是日板倉重矩戰最力水野勝成賞以  
名刀信綱子輝綱見城將陷單騎馳進信綱大怒命



其士岩上角右衛門止之。巖上扣馬曰。主君爲總督。不欲與諸將爭功。郎君奈何。違之。輝綱不聽。將馳。巖上脫胄曰。郎君必欲進戰。請先斬臣首。遂手轡。廻之於後。著鞭馳而還。

山田長正一

齋藤正謙

暹羅國在南天竺。隋志稱爲赤土。暹與羅斛本爲二國。當元之時。合爲一。周廻萬里。物豐人繁。號爲善國。而我山田長正。朝於此。云長正字仁左衛門。或曰伊勢。祠官之隸。或曰尾張人。自稱織田右府之孫。少而礪落。有大志。不事商販。作業好譚兵。雄傑自喜。流落

甲螺猶謂頭目我  
日本謂頭目爲加

寓於駿府。元和初。天下始定。士之求仕者。皆干侯伯。長正弗屑曰。此間無立功名處。唯游海外。或可以展吾志耳。時下海無禁。府有經商二人。曰瀧。曰太田。將航海。回易臺灣。艤舟於大坂。長正請附乘之。二人弗許。長正乃先到。大坂。求二人之舟。入而匿焉。既而二人至。揚帆而發。長正乃從。艙間出。申前請。二人大驚。不能如之。何許之。既到臺灣。商事畢。將俱還。長正曰。某在鄉國。殆不能自存。姑欲畱此土。覓喫飯處。二人方患。長正之狂。心私喜。委而去之。方此之時。支那。姦民稱日本甲螺。誘我邦邊民。占據臺地。長正通覽地

志良音近甲螺故  
遂訛稱耳

方。叢爾一島。且已有主。不可有為也。又附蠻舶。西游  
暹羅。會邦內騷亂。四隣交侵。而六昆最強。暹羅國主  
出師禦之。長正見其行軍無紀律。私言其必敗。既而  
果然。人或傳其語。聞於國主。國主奇之。召見長正。詢  
方畧。長正指畫陳策。鑿鑿可用。國主大喜。擢長正為  
上將軍。往禦六昆。時本邦人流寓暹羅者衆。長正糾  
合數百人。雜以土兵。亡慮萬餘人。皆為日本裝。聲言  
日本援兵大至。六昆軍沮。因縱兵奮擊。大破之。六昆  
王憤甚。傾國來寇。兵數十萬。長正曰。敵衆強盛。難與  
爭鋒。唯以謀撓之。破之易易耳。乃分軍為三。一伏山

陰。一艤海澨。長正親率其一。出於海陸之間。進挑戰。  
兵既交。佯敗走。六昆兵追之。將及。號砲俄發。海陸二  
軍。吶喊齊進。火鎗亂發。長正視機。反之。衷敵軍前後  
擊之。大破六昆兵。殺數萬人。遂追北。長驅入其都。擒  
六昆王。以歸。威震遠近。四隣爭送款於暹羅。於是國  
主大賞長正。妻以其女。封六昆及匹皮留之地。號曰  
唵普良。唵普良。蓋諸侯王之謂也。

山田長正二

齋藤正謙

久之。國主年既高。頗倦勤。使長正攝行國事。於是唵  
普良之名。噪於印度諸國。而本邦地隔遠。未聞知也。

數歲。瀧太田復回易海外。行到暹羅。既入其界。迂勞之使。沓至。相迎入館。少焉。有吏來戒。王召見二人。二人初不知其故。心頗疑懼。且從吏入見。王冠服在交椅上。金珠粲目。儀衛甚盛。二人俯伏膝行。不敢仰視。及退。就館。飲食供御如待貴客。著意益不安。既夜。復有更傳呼至。曰。王來。二人驚出迎。王便服入坐。笑拍二人之肩。曰。故人無恙。二人愕眙仰視。乃長正也。長正自備說其發跡之由。二人叩頭謝曰。鄙人愚蒙。嘗相從於塵埃中。無禮獲罪多矣。不意大王能自致於寥廓之上也。長正曰。予之有今日。實由二子之賜。抑

人有德於我。可不報哉。既罷。厚賜遣之。本邦商旅聞之多。游暹羅。長正皆善遇之。長正雖富貴。而常懷桑梓。不置。每臨戰。遙禱於駿府。淺間之神。軍輒勝。至是命工摹繪當時戰鬪之狀。爲扁。附商舶獻於淺間。廟以報賽焉。又屢牒執政。納方物於大府。不失恭順之意。頃之國主殂。世子代立。長正退就封。先是國主之妃。與其近臣姦亂。謀除國主。畏長正而不發。及長正去。遂弑之。長正聞之。則謀興兵討之。二姦大懼。募人潛往毒之。長正死。時寬永十年也。長正無子。有一女名阿因。勇武有父風。親將其衆。欲復父讎。屢敗暹羅

之兵通國震恐。盡發屬國之兵來戰。衆寡不敵。阿因遂敗亡。其下逃歸於本邦。長正之弟某在江戶。聞長正獲志。欲往從之。適有人傳長正死。乃止。

細川忠興夫人

安積信

夫人明智光秀之女。細川忠興之室也。先是豐臣秀吉悉置列侯妻子於大阪。以爲質。至石田三成倡亂。與諸將胥議。以爲徙質於城中。則諸侯皆歸。大坂是使德川氏孤立無援也。乃先遣使細川邸曰。方今物情騷然。夫人及諸公子宜入城備不虞也。夫人使老職應之曰。忠興從軍赴關左。使臣等守此。妻子在邸。

信長

信長

猶在城也。願勿徙。三成不許。使者三反。夫人峻拒不肯。三成大怒。將遣兵圍之。忠興姑武田信繁之室也。武田氏亡。大歸在邸。年已七十餘。長子忠隆室前田利長之妹。與浮田秀家之室爲兄弟。夫人謂大姑曰。若有警。妾將與婢僕俱逃。君年老難於行步。須及今與忠隆婦避難。浮田氏又呼所愛侍女阿霜曰。敵兵至。我將死之。汝粗服作賤婢態。見邸中火起。即逸去。抵關東。見吾公告之。乃賦國歌一首付之。召老職河喜多石見。小笠原松齋等。隔窓而告之曰。遷吾父弑。織田公。夫君怒。謂我曰。外舅弑君。逆莫大焉。我不逐。

還古往字

辭窮  
倚

年  
教  
年

汝是黨逆也。天下其謂之何。俄離婚。使十數人送至丹波三戶野村。潛居數年。邑民皆罵我。為逆賊之女。我不勝愧憤。輒欲自殺。但與一郎尚幼。因欲待其成立而還之。然後行吾志。故忍耻偷活於窮山僻落中。天正十二年。豐臣公使夫君再迎我。實望外之幸也。其後豐臣公張散樂。召列侯夫人觀焉。吾稱疾不應。命又有醍醐看花之宴。亦固辭不赴者。欲不失節也。吾分必死久矣。今遭此變。又何足驚。老職皆感涕而退。闔門堅守。有頃。敵眾圍邸。數匝。矢砲競發。夫人呼兩兒。撫其首曰。汝曹其慎聽之。生于武弁之家者。當

七  
真  
心  
事

死而不死。反受辱。今敵已逼。吾與汝俱死。勿怖。乃拔七首刺殺之。時男十歲。女八歲。又命侍女取暑衣。裹面曰。婦非夫婦。不可使人見顏。乃自殺。松齋縱火焚邸。乳母二人。侍女四人。並投烈燄。從臣亦自殺。三成聞之大駭。以為諸侯夫人皆如此。則是為德川氏驅諸侯而歸之也。事遂寢。由是列侯夫人皆得免。忠興聞變。又視絕命詞。悲憤甚。遂從東照公為先鋒。與三成戰關原。大敗之。公歎賞。益封熊本五十万石。此不唯忠興有戰功。蓋亦由夫人死節之烈云。

神  
山  
誌

楠正成卿一

成島讓

楠正成 藤原 藤原 藤原

楠正成。左大臣橘諸兄之裔。世居河內金剛山麓。以其舍多楠樹為氏。父曰正康。母嘗禱志貴山神。生正成。幼字曰多聞。多聞。毘沙門神別稱也。元弘元年。帝狩笠置。勤王之師未集。軫念之餘。夢紫宸殿前有一大樹。南枝綠茂。其陰設御座。南向。百僚環侍。須臾有二童來。泣奏曰。天下雖廣。容蹕無地。惟有此南面玉座耳。覺而占。木南為楠。天其或俾楠氏者。出翼朕正位乎。詢於寺僧快元。對以正成。帝乃遣藤原藤房徵之。正成至。帝使藤房傳命曰。今日之事。一以煩卿。卿其何策以得殲賊。正成對曰。逆賊播虐極矣。天誅所加。

楠正成 藤原 藤原 藤原

敗亡非遠。但東虜勇而無謀。以力爭則舉天下之兵。不可以敵武相二國也。以謀則彼惟摧銳破堅耳。易與也。正成而在。賊究不患不滅。陛下請勿視一時利鈍。帝大喜。正成還城。赤坂城狹隘。三面平地。守兵亦僅數百。取民儲以充糧。意在笠置不守。迎駕以據也。築未完。笠置已陷。而東將大佛貞直等兵十萬奄至。見其淺陋。咲曰。此隻手拔去耳。直傳于陣。正成先遣弟正季和田正遠。伏兵城外。乘墻亂射。賊駭退。脫甲而休。正季等伏發。城中亦應之。合擊。賊狼狽敗走。委棄鎧仗。數日。敵懲前役。嚴備而來。正成預為重墻。外

對葦于切酌也

墻以鈎連索。俟敵蟻附。斬而放之。墻顛敵墜。乃投巨  
 木石。壓殺七百餘。敵又蒙皮盾。立乾濠。遙以鐵搭鈎  
 墻。殆壞。城中以長杓。斟沸湯。潑之。敵為傷爛。棄盾搭  
 走。自此恐退。結營柵。欲持久。以困之。圍守二旬。食竭。  
 正成謂衆曰。我數敗賊。而大衆未沮。今食竭。援絕。命  
 在旦夕。夫首唱舉義者。死固分也。然臨事而懼。好謀  
 而成。先聖之所尚焉。我今佯死。賊必喜。引兵而歸。歸  
 則又出來。則復遁。如此數回。使賊疲乎奔走。竟可以  
 得志矣。衆皆從之。廼鑿二大坑。填以死尸。積柴其上。  
 留一卒。令曰。俟我去。遠火之。乘風雨夜暗。棄城遁匿。

金剛山。敵不之覺。覩城中火起。競入城。視坑屍。以為  
 正成信死。舉軍東旋。六波羅命湯淺定佛。來守赤阪。  
 二年四月。車駕西狩。正成又起兵五百。俄攻赤阪。定  
 佛課其邑。輸糧於城。正成要而奪之。陽以卒三百為  
 輸夫。別出兵為追擊狀。城兵望視。以為輸夫被躡。急  
 開門納之。苞中皆鎧仗。我兵驟擐之。噪起。城外應之。  
 斫關而入。定佛知不能拒。遂降。正成併其衆。徇和泉  
 河內。進陣渡邊橋。

楠正成卿二

成島讓

此時王師敗散。四海姑屬寧謐。而兵間驟至。洛中恟

問與聞同聲問也

恟。六波羅遣隅田通治。高橋宗康將兵五千來討。正成分兵二千爲三。其二伏天王寺住吉。纔出。羸兵三百。瘦馬繩轡。陣于橋南。敵視之。侮。咲。直來逼。我兵僞北。至天王寺。二伏並發。擊之。敵駭走。返至橋。爭渡。赴水。死者無算。經月。六波羅議使宇都宮公綱來。公綱固以驍勇名。意在必死。和田孫三郎謂正成曰。前日我已摧其大兵。公綱雖銳。兵寡。請乘其新來。擊之。正成曰。勝敗在衆志之一與不一。公綱坂東驍將。翼以紀清兩黨。承敗衄之餘。致死乎我。其志一。其鋒銳。使我能拒。所損亦多。天下之事。豈止今日。我姑退軍。使

彼有得色。乃漸出奇。以攪之。則東人剽急。數日。氣索。力屈。可以不戰而克。見小怯。見大勇。此之謂也。因退舍。數日。命傍近民。每夜燒炬。大和河內諸嶺。滋多。滋逼。公綱謂大衆且至。日夜嚴備。以俟。數日。將卒俱倦。終引兵還。正成復入天王寺。寺爲聖德太子。剏建。舊藏其所書未來記者。正成請寺僧觀焉。其文如讖。曰。當人皇九十五代。天下一亂。而主不安。此時東魚來。吞四海。日没西天。三百七十餘日。西鳥來。食東魚。其後海內歸一。三年有類獼猴者。掠天下。三十餘年。大凶變。歸一元。正成讀之。憬然有覺。親判曰。人皇九十

怪覺寤也



五代正非指言今皇乎。東魚吞四海。其非高時播虐之謂乎。西鳥食東魚。其非有人舉義滅高時乎。日沒西天三百七十餘日。今皇西遷。其返正在明年春乎。乃以金裝刀授僧。禁暴掠恤士卒。悅附漸多。班師金剛山。更城千劍破山據之。使平野將監守赤坂。明年春高時復發大兵十萬。二階堂貞藤攻吉野。大佛貞直攻千劍破。阿曾時治攻赤坂。將監防戰數日。大殺東兵。而敵鑿城背山腰斷其伏渠。城中渴於水。天又久旱。敵以火箭焚樓櫓。將監力竭而降。為敵被斬。既而貞藤陷吉野。與時治合會。貞直于千劍破。兵勢大

熾。城東西俯深淵。南北倚金剛山。斗拔數十丈。敵肉薄而登。城中發矢石。死傷無算。書吏注其數。十二人。三日夜不闕筆。云。乃令軍中守營。不得擅攻。金澤某謂貞直。頃日舉赤坂以斷其水路耳。意此城亦汲溪水為用。請斷之。乃遣名越越前以兵守東溪。初正成之城。此也。視泉有五眼。雖旱不涸。又作大槽數百貯水。每雨承檐溜於槽。汨以黃土俾水性不腐損。以故不待外汲而足也。敵不知之。日夜守溪。正成伺其怠。出擊走之。奪其旗幕。明張之堞上。呼敵語。曰。此是名越公所遺。煩部下來收。越前愧忿。率先拔柵而進。

汨淨貌

鎡與刺同制也 譙門也 譙門謂門

城兵投木發射死傷粗盡於是敵恐不復攻歌呼飲博以送日要衆不倦逾爲持久之計數日正成縛數十藁人被鎧樹諸城外令壯士五百乘曉霧喧噪敵以爲眞來赴則卒皆入惟藁人在城上連下巨石壅粉者數百既而高時怒其緩攻馳使催之諸將議喚京工造飛橋長十丈許以車滾至城下欲騰乘入城正成命卒擲叢炬乎其上以唧筒彈油潑之火熾橋斷陷谷底而焚死者數千時護良親王令近郡民遏敵餉道敵漸困蹙間有逃還者於是六波羅又遣公綱疾攻旬餘公綱創意命工鑿山倒危譙城中隨方

上爲高樓以望遠者 船上山名在伯耆

善拒遂不能拔值帝御船上諸將復京

楠正成卿三

成島讓

六月車駕還闕正成迎謁兵庫帝勞曰大勳速就實由卿力正成拜謝曰微陛下之威靈賤臣曷得出重圍以有今日也前驅入京貞直等猶擁餘衆在南都謀犯京正成與左近衛中將源定平討平之建武元年又討僧憲法于飯盛山平之以前後勳爲檢非違使左衛門尉任攝津河內守護二年新田義貞東征正成留衛延元元年尊氏西犯正成禦諸宇治官軍失守帝幸叡山正成從駕正月之戰與義貞等俱發

向出雲路。遇上杉重能等大兵。正成製輕盾數百。敵來則以鐵勾聯貫。蔽其陰。以發射。退則縱銳騎擊之。故敵不能破。此日大捷。尊氏西走。迨暮。正成謂義貞曰。今雖克捷。未知尊氏踪跡。以我寡弱。留京。若諸軍貪財。四出。得無往日夜襲之虞乎。且使敵一旦乘勝。後必難制。不如斂兵歸山。再舉。以却敵於洛外也。明日正成僞使數十僧沿戰場索死尸。有問輒泣曰。噫。昔新田北畠楠氏七將悉戰歿。僧等將覓遺骸。爲冥養。言訖。悵然。尊氏聞之。大喜。乃命檢尸。無見。因取首。似義貞。正成者。梟之。正成乃潛軍。夜發。別使持炬爲

西遁狀。敵望視。告尊氏。以爲官軍失帥。夜走。尊氏乃遣兵要之。而不復設備。詰旦。正成與諸將直襲京。縱火亂擊。敵駭大敗。尊氏走丹波。諸將追至豐島河原。足利直義來戰。正成後至。引兵出其背。直義恐不戰而潰。尊氏竟航海西遁。夏。尊氏兄弟大兵水陸並犯朝廷。大震。義貞退陣兵庫。帝召正成往援。正成曰。賊收西國兵而東。其勢必熾。以我疲弊。不能當之。宜召還義貞。陛下如往日避台嶺。縱賊入京。而臣還招集近畿兵。塞其糧路。前後夾擊。可一舉而殄賊也。揣義貞計。亦不過如此。但以不戰而退。爲辱。故姑駐兵庫。

以俟命耳。凡戰在全勝。未可以一時進退決勇怯。請加聖思。諸卿僉然其議。獨藤清忠。元帥視敵而退。似輕朝威。要正成往討。於是正成率兵上道。至櫻井驛。喚子正行。泣誠曰。汝善記我言。我死天下必歸。足利氏。汝當歛殘兵。保金剛山。謹勿降辱。以墜乃父忠聲。孝莫大焉。因授以恩賜名刀。遂進陣湊川。會義貞。互陳軍議。談宴竟夜。其明義貞陣。和田崎。以當敵水軍。正成陣。川西。以拒陸兵。敵前鋒細川定禪。向紺邊浦。義貞拔軍赴之。而尊氏乘間。自和田崎上陸。我軍隔斷。勢不得接。正成謂正季曰。軍勢斷矣。我其死矣。

先却前軍而擊後敵。乃赴直義陣。左右馳突。敵皆披走。直義殆危。尊氏使本軍諸將拯之。急擊我後。正成又回戰。十六接。躬被十餘瘡。兵半殲。走入民舍。將自盡。謂正季曰。弟死則九界中何所托生。正季莞爾曰。惟願七生人間。以滅賊耳。正成忻然曰。我意亦然。即交刺死。族人殘卒並自盡。帝追悼不止。贈正三位左近衛中將。

陪游笠置山記

齋藤正謙

文政十年九月。我公撫封移鎮上野城。因巡上笠置山。修故事也。山屬城州。爲後醍醐帝蒙塵處。令係我

藩封域。在上野城西五里。十五日。子夜。駕出城門。雙  
 戟啓行。沿路燃炬如晝。臣諫承乏侍讀。得載筆從。比  
 明。老幼夾途觀。欣欣然。十六日。食時。達笠置。邑屋稠  
 密。夾木津川。入館傳殮。而出。公更獵服。布韞芒鞋。步  
 行。群下均服從之。山在南岸。臨水曲折如屏。渡川就  
 之。繞從西北隅。盤廻而上。山高十町而已。太平記爲  
 十八町者。誤。入憩福壽院。此行諫囑。圖書局齋。太平  
 記。乃取之。爲公讀笠置條。曰。參河人足助二郎重範  
 守城門。以勁弓長箭射殪賊將二人。此爲嚮所過。阪  
 上雙石對峙。處今仍稱爲第一城門是也。曰及賊逼

陣。寧樂般若寺僧兵累以巨石投賊。賊人馬壘粉。因  
 自敗潰。積屍填谷。此亦在城門外。其傍今呼爲地獄  
 谷。可以相證。至賊將陶山藤三。小見山二郎。間道襲  
 行在。曰。此爲山之東北也。公乃從左右出院。門側有  
 懸鐘。形甚古雅。係建久年。製有款識。字皆遒勁。按此  
 寺。白鳳十一年創置。天平勝寶四年創正月堂。歷代  
 修建。號爲宏壯。建久中。僧解脫又築般若臺。此鐘亦  
 當時所造。及元弘兵燹後。不能復舊。獨此鐘爲古物。  
 命僧敲之。數杵。聲鏗鏗然。杵止。響騰。曰。黃鐘調也。過  
 護法祠。左折。有一大石。頽然橫。上曰。藥師石。其西

有彌勒石。皆高十丈許。濶稱之。其右高及其半者。爲文珠石。舊各鐫佛像。罹災滅。彌勒獨存。頭上圓光。文珠漫剝。僅存痕跡。右折過佛殿下。而北有胎藏金剛。二石皆高四丈許。曲折相連。其下開裂丈餘。猗然成窟。窺之深黑。其右隨金剛東面者。鐫虛空藏石。高濶略等。二石佛身專之。鐫刻分明。尤爲奇偉。此皆僧侶點者所設。當時不能護。王法伏賊魔。真不靈頑物耳。又北數十步。得石門。門石長六丈餘。兩傍盤石疊起。承之。其下空濶。可數人並行。左傍一小洞。入數十步。得一竇。纔出。如兒離母體。呼曰胎內竇。此間怪巖爭

立。古木蒼鬱。使人凜然。纔出石門。豁然。山水可瞰。過大鼓石。叩之。蓁蓁鳴。其下曰觀音谷。實爲賊所涉。間路。諫爲公指東北一村曰。此爲飛鳥路村。係柳生氏之封。當時其民實導賊將。經此襲陷。行營本邑之民醜之。至今五百餘年。不通婚嫁。言及之。唾罵。臣嘗質之土人。且問曰。今尙然耶。其人瞋目扼腕曰。萬劫如是爾。臣以此知民心之好義。出於天性也。昔者先君祐信公來觀。嘉之。稱爲義鄉。親製古風一篇。爲公誦之。公竦聽者久之。又西數百步。有不動巖。半垂在崖下。而平等巖在其背。公欲往觀之。侍臣止之。遣數人

攀巖肩匍匐而行。峻險難措足。號為蟻徑。過徑即平等巖。巖坦平。廣袤數丈。下臨絕壑。巖上有一圓石。高及人頷。可重數千斤。以手撼之。則兀兀動搖。而終不可轉也。號為搖巖。遂從登行在舊趾。為中峯最高處。帝之夢楠公。楠公之上謁陳策。蓋皆在此。今唯見老樹鬱蔥。榛莽蕪穢耳。為之慨然。穿林而西。得坪。吏預設幄亭。休歇焉。幄上有一石。呼為吹螺巖。道官軍鳴海螺處。下山來時所駕樓船在焉。藩祖高山公從伐大阪時所用。派上流數町。遶山麓。怪巖錯出。老木紅黃相間。命土民習舟者。撒網獲鯉數十頭。獻焉。日下

春。還館命烹鯉。賜宴歸入城門。夜正三鼓。此山在封域中。尤為名勝。故督學臣津阪孝緯既有記詳之。此行所遇。既殊。不可不。敢重錄。以備參考。謹按大平記。當時官軍護行在者三千餘人。皆伊賀伊勢之兵也。今我公撫二伊而有之。今日所從士卒數百人。其中必多義軍之裔。且行在之受圍。在元弘元年九月。此行正值其時。追撫往事。感念殊深。夫為人臣子者。常則勤恪。變則仗義。授命無古今之異。謙職忝風教。從游豫飽飲食。而徒然無述焉。臣所懼也。因謹記如此。

楠正行戰死一

賴 襄

正行在金剛山。漸保聚。義故時出兵攝津。縱火挑賊。正平二年秋。尊氏令細川顯氏將三千騎來攻。未至金剛山七里。止舍。聞正行且攻箭尾城也。欲俟其離山而絕其後。正行諜知之。以七百人。行火聚落。爲向箭尾而還。伏于譽田林。敵望火起。輒趨山下。亂隊疾馳。過林。遇伏起。大駭。敗走。退守天王寺。山名時氏以六千騎來援。軍于住吉。正行曰。先破時氏。則顯氏不戰而走。分兵二千爲五隊。進向住吉。時氏分兵當之。正行視北軍塵起。曰。敵陣四處而衆倍於我。我不可分兵也。乃復合五隊爲一。疾行擊。時氏麾下。時氏被

創。走歸顯氏。顯氏軍亂。走過渡部。溺者無數。京畿震駭。正行援溺卒五百人。與衣甲禮而遣之。多願留仕者。正行遂進逼京師。尊氏大懼。乃發二十餘州兵。以高師直統諸將帥。以南擊正行。正行與弟正時率諸宗族詣行宮。因中納言藤原隆資。上言曰。先臣正成嘗以微力。挫強賊。以安先帝宸憂。及天下再亂。逆賊四襲。遂致命於湊川。臣時年十一。命歸河內。囑以收合餘燼。報復國讎。臣年已壯矣。而稟性羸弱。常念不及。今力戰。以有待之身。罹無虞之疾。上爲不忠之臣。下爲不孝之子。而今賊渠帥大舉來犯。是真臣致命。



之秋也。非臣獲彼首，則授臣首於彼。臣生死決於今日。切希得一拜天顏而行。隆資入奏。帝揭簾臨視。將士前正行勞之。曰：曩日兩捷，大殺賊勢，甚慰朕心。朕深嘉汝世忠，今賊悉銳而來，真安危之決矣。雖然，兵之進退，貴於從宜。朕以汝為股肱，汝其自愛。正行俯伏，垂泣而出。辭訣後，醍醐帝廟題族黨百四十三人姓名於廟壁。然後上途。帝使隆資援之。

楠正行戰死二

賴 襄

明年正月，北軍至，四條噉分，為五隊。四隊在前，左右相向，而師直中軍遙居其後。兵凡八萬騎。正行使隆

資綴賊前軍，而自將三千騎，直指其中軍。賊前隊馳而遮之。正行以先鋒擊破而過。賊隊又至，與我後軍戰。我後軍終敗走。正行不顧，以三百騎直前。賊將細川清氏、仁木賴章等更進遮圍。正行盡破之。乃聚其騎，馬皆重傷。乃舍馬踞隴，而餉賊眾環視，不敢迫。開其走路，皆合於中軍。正行餉畢，起謂眾曰：必與師直決死。進衝其中堅。我兵殊死戰，無不一以當百。賊軍披靡。正行進逼師直。師直臣僞稱師直死。正行大喜，拋首于空，而手承者三。軍士有告其實者，正行投頭于地，蹴且罵曰：唉，汝亦無雙國賊矣。已而曰：其勇可

嘉也。自斷袖裹首，置隴上。復進，索師直望見其幟，欲追之。正朝曰：彼騎我步，不可及也。不若佯走誘之。乃與殘兵五十餘人負楯，以北師直不肯追，令其裨將以數百騎尾擊之。正行大呼返戰，追走復逼，師直相去數步而我兵自晨至晡三十餘合，力索莫能起。正行注目於師直，勉衆前進，敵連射之。正行身被箭如蝟，乃呼曰：已矣，勿爲賊所獲。與正時相刺，北向而斃。年二十二。餘兵皆自及駢斃。和田賢秀，正朝弟也，獨混敵卒，伺擊師直。楠氏卒湯淺者降，在賊軍，識見賢秀，從後斬之。賢秀瞋眼視湯淺，湯淺懼，後獲疾死。正

駢駢首也

朝欲還，奏狀有一賊呼曰：恐獨亡乎？正朝笑而返之。賊乃走。如此者數，賊數騎至。正朝遂死。於是百四十三人悉死之。

楠左衛門尉警塚碑

森田益

正平三年正月，車駕在芳野。賊將高師直大舉來寇。楠左衛門尉與其族黨百四十三人詣行宮，陛辭畢，拜訣後醍醐帝陵，入如意輪寺，各截髻題姓名於壁。然後進戰，不克，皆死之。今茲乙丑之秋，益自備中歸鄉，將登談山，遂遊芳山，會津田正臣欲建石以表左衛門尉警塚，來請文。益曰：余且遊二山，子姑待之。

左傳襄公十八年  
晉人聞有楚師師  
曠曰不害吾驟歌  
北風又歌南風南  
風不競多死聲楚  
必無功註歌者吹  
律以詠八風南風  
音微故曰不競也

已而登談山謁藤原大織冠廟規模宏敞殿宇壯麗使人起敬及登芳山首問其所謂瘞髻處在蔓艸寒烟中過者或不知其為遺跡於是益低回不能去潛然淚下曰左衛門尉與大織冠皆王朝蓋臣也而大織冠斃大慙於一擊回天日於將墜位極人臣子孫蔓衍廟食於百世左衛門尉則討賊不克以身殉難南風不競宗族殆盡今欲求其遺跡而不可遽得嗚呼何其幸不幸之異也已而益拭淚以為其幸不幸雖異其功未嘗不同也夫大織冠回天之績偉矣然比之左衛門尉父子之大節彪炳與日月並懸存綱

長秋外

常於無窮者未知其孰愈故曰其幸不幸雖異其功未嘗不同也益既歸正臣復來促乃舉前言告之且曰方今夷狄猖獗九重宵旰士效力國家之秋也事成則為大織冠廟食於百世不成則為左衛門尉死節垂名於竹帛豈非大丈夫平日之至願乎正臣躍然起曰是可以表左衛門尉髻塚矣遂書以與之正臣字仲相稱監物世仕紀藩補中將十八世之裔也慶應紀元冬十月大和森田益撰

村上義光 附子義隆

成島 讓

村上義光稱彥四郎為左馬權頭子義隆稱彥五郎

爲兵衛佐藏人父子俱親事護良親王王之竄十津川也熊野僧定遍購之急去如吉野山路遇土人芋瀨者以兵要之窘無所出王遣人諭以深相託之意芋瀨曰今定遍承東命索王等甚急臣如納王則誅滅立至然視其急亦不忍相要願授所齎錦旗或從臣一輩願以藉口二者不聽則無所逃罪進一箭耳王嘿然赤松則祐曰見危授命人臣之分也臣請駐焉平賀三郎曰凡執羈勒從王者皆王股肱也去一不可宜授錦旗王從之義光後至觀芋瀨卒捧錦旗而還憤然曰何物奴乃敢爾直進掀奴奪旗芋瀨驚

愕遁去王大喜曰有此三人平天下不難也進抵吉野築城據之賊大軍來攻城將陷王親戰數四退與從臣訣飲帳中悲歌慨然義光鎧受矢如枯蓬趨告曰臣久拒戰聞歌聲來會今賊勢熾城不可支願借王甲詐敵以死王乘間出走天下事不惟今日也王曰死則同死至此豈容相棄乎義光勵聲曰君不聞滎陽之事乎舉大事者何顧細節自起脫王甲王曰卿忠無倫我若免難必爲厚修冥養若其不免則相見黃泉不遠也王行義光登譙望視其稍遠高呼曰護良勢蹙自刃汝等天誅非遠視以爲法屠腹抽腸

項王圍漢王于滎陽漢將紀信僞稱漢王出降漢王潛出走項王怒燒殺紀信事見史記項羽本紀

中華漢文讀本 卷二十一 四十八 金卷書齋朱氏會止

投壁以死。賊四集，斬其首。初，義隆欲從父死。義光叱曰：「亟去，護王，徒死奚益？」義隆泣訣，追及王吉野。岩菊躡之，義隆奮鬪，斬數卒，被廿許瘡，入篋中自殺。王乘間逸去。義隆時年十八。

大塔宮斷甲記

齊藤正謙

會津添川仲穎游芳野，還過余家，盛談勝概，使人勃勃，動舊游之念。既而探懷出示一斷甲，剝蝕鏽澁之餘，古色隱然，可掬。曰：「此大塔王所賜村上彦四郎者，藏在竹林院，往往爲人斷取去，厘餘雙臂罩某寓院數旬，與主僧椿山親善，因懇請得其一隻也。願子有

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言志士之生死有時其所歸趣殊也是論偶誤其義然撰壁之微瑕固不足爲之輕重故採錄焉

記。因割其一片，與余藏弃。余遽歛容拜受，慨然曰：「諾哉。是余固所欲記者。況有此潤筆乎？」夫王，英才雄略，克幹父讜，信不世出者也。然方事之殷，一危於寧樂，再殆於芳野，智勇俱困，至謀與城共斃。若微四郎奮然捐軀，代之以死，則王不得免於難，而王室終不中興矣。古人有云：「人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四郎之死，上以裨補王室，下以扶植人綱，且義氣所激，能使其子殉之，忠孝大節萃乎一門。遂爲五十餘年義士之唱，則四郎一死之重，豈特泰山哉？余嘗登芳野山，謁所謂藏王堂者，實王拒賊處也。降訪四郎父子之墓，

藤原房卿一  
成島讓

而吊焉。爾時萬櫻華拆。芳香滿山。髣髴想見當時君臣。於其間俯仰慨然。今於此甲。又能無感念乎。蓋王敵愾之烈。與四郎授命之節。皆資此甲。以濟之。君臣遺澤俱存焉。優然如見其顏貌。其感人更為親切。此信可謂希世之寶矣。而落於我仲穎之手。遂又及余。噫亦奇矣。余安得默默乎。乃書其由以付之。仲穎為人溫藉和順。周游海內。每得人之歡心。然觀其好尚。而知其志所存。出書於藤原房卿。成島讓。藤原房卿初名惟房。內大臣高藤之裔。父曰宣房。以

深布校切官吏連直也

直也  
深布校切官吏連  
直也  
深布校切官吏連  
直也

博洽著。官至大納言。家稱吉田或萬里小路。藤房歷任至中納言。叙正二位。元弘元年。北條高時遣兵圖廢立。護良親王告變。其夜藤房及弟季房。藤師賢。偕直。帝召議。藤房曰。大王避狄。終開周基。重耳奔翟。訖濟。霸業前蹤明著。君何疑焉。宜速出幸。乃喚輜車。載帝及神器。以出陽明門。門卒譏之。佯言中宮幸北山。抵鳥羽。尊良親王及公卿數人追踵。於此更駕竹輿。大膳大夫重康。藏人判官清藤。伶工豐兼秋。秦久武等昇之。藤房等擁如南都。御東南院。僧徒不奉詔。又去。次鷲峯山。遂御笠置寺。既而賊燔行宮。帝出走。公

御製云佐志底由  
久加左岐能夜麻  
遠伊氏志與利阿  
迷加志多珥波加  
久禮加毛奈志  
廣歌云伊加爾世  
牟多能牟加計斗  
底多知與禮波奈  
保曾且奴羅須麻  
豆能志多豆由

卿四散。惟藤房與師賢具行扈從不離。晝潛夜行。三日入有王山。饑甚倚樹而臥。露瀉御衣。帝詠和歌。藤房賡歌。賊深栖松井。二人追急。藤房欲自盡。帝止之。盛色顧二人曰。汝等盍奉戴以邀天恩。深栖欲從聖旨。而憚松井不果。帝及藤房具行被執。賊幽帝六波羅。縱藤房及源忠顯給事之。二年流藤房于常陸。三年高時伏誅。藤房得還。時海內初定。勅中納言實世論中興之功。諸將士皆競銜功狀。邀賞典。實世不能辨別。數月纔銓定廿餘人。尋以考覈滲濫見罷。以藤房代之。藤房乃察勤惰甄真偽。擬授粗備。而內寵左

右。專受請託。巧佞者雖雅在。賊徒得全舊邑。有實功者多淹滯不達。藤房知不可諫。稱病辭職。乃又以民部卿光經代之。光經訪問諸將。參驗軍士勳簿。將經奏頌行。而特旨又以北條高時邑為皇莊。大佛貞直邑為藤廉子粧田。北條泰家邑賜護良親王。其餘分賜諸衛。後闡歌舞雜伎之徒。殆無遺地。而有功將士空手不獲寸恩。主者惟依違也已。又新建記錄所。決斷所於郁芳門外。論理天下雜訴。然內旨為直者。決斷所以為曲。於決斷所得全舊邑者。內旨又以充別人。故授同邑者。一時或至數人。爭相紛挐。朝令夕改。

中興實錄讀本  
卷之二十一  
五十一  
藤房

高倉  
二條  
高倉車駕時  
臨遊宴或觀騎射以為樂

無所稟承有作匿名書歷誹時政者首斥綸旨繆濫  
矣。建武元年以大內逼隘命新營之費用浩莫徵各  
國租猶不足以供之乃更作楮幣以資用度又起馬  
場殿於二條高倉車駕時臨遊宴或觀騎射以為樂

藤原藤房卿二 成鳥讓

音頌賀藤房後至帝又問之對曰天馬之來臣愚未

時出雲守護鹽冶高貞獻駿馬骨格雄偉雞頸龍背  
朝發雲暮至京帝大悅納左馬寮一日閱觀問左府  
公賢曰駿馬之當朕世而來果何其應公賢曰自非  
聖德焉得致此奇瑞仍歷徵故事以贊之群臣皆同  
音頌賀藤房後至帝又問之對曰天馬之來臣愚未

足

足，以識其吉凶也。然參之先古以論其應。昔者周穆

愛

愛八駿而政治荒。漢文却千里馬而國祚隆。取捨之

際

際吉凶可觀也。當今雖號為中興實多秕政。殆天生

尤

尤物以蕩上心也。何則海內甫定民瘼未愈。此當上

下

下同。心協贊化理之秋。而朝臣往々主阿諛耽淫樂

置

置國家安危於度外。臣請陳其一二嚮者天下之士

紛

紛起勤王者其志皆在建勳邀賞耳。幸世屬澄清人

懷

懷沾恩群集日造記錄所決斷所各捧功狀以俟恩

典

典下其書疏委積而所司不端決間有所授非近侍

寵

寵伴則其參佐僚屬至於有功將士則反遣收錄於



托ふかこ

虐

勢

使

徒兒

編氓

是彼輩皆憤冤切齒。歎時政之枉濫。恨有司之不公。相率歸鄉里者幾千人矣。然朝臣視其請訴。日減以爲虞芮。訟息。儕於周化。豈非大謬哉。又大亂之後。海內當須蘇息。乃從群臣言。暴興土木。嚴課郡縣。兵農重困。而誅求不息。各國則新置國司。使目代賤吏治之。彼皆憑國司威權。豪奪貞應。以後莊園。加之在廳官。檢非違使。健兒之徒。擅張威福。而武家所置守護人。皆失職。嘆嗟。又源賴朝以來。分置武夫於各國。號曰御家人。中興以來。削其號。降同編氓。其徒之憤怒。亦豈少哉。中興功臣。如尊氏。義貞。正成。圓心。長年等。

軒輊

此皆同功一躰。固莫軒輊。而圓心一人。襁前所賜播磨。守護。僅給佐用一莊。不知圓心負何。陛下遇彼之薄也。臣聞賞當其功。則忠誠進。罰當其罪。則姦邪退。當今之政。不惟賞罰失當。將俾天下後世。議論命之。翻覆無常也。第恐佗日武人中有雄桀者。崛起乘朝綱之弛。煽天下之怨。而群不逞之徒。隨之雲集。則此馬適足以爲告急之用也。伏願服玩物喪志之誠。務施仁政。以取天下之心。帝大不悅。罷讌。而還後尊氏之反。勅騎此馬。召義貞於尾張。半道而斃。果如藤房之言。後又屢諫不聽。藤房謂人臣之道盡矣。一夕侍

歌云奈珥古斗能  
宇羅夜麻志佐耳  
加倍流倍支余耳  
阿利斗豆母伊登  
比古曾世米

題壁歌云須美須  
豆流夜麻遠字岐  
余能比斗登波播  
阿羅志夜珥波能  
麻豆耳古多倍牟

書中歌云幾美加  
須牟夜斗能阿多  
利遠岐且美禮婆  
牟加志珥奴羅須  
需美曾米之曾底

御前諷以比干諫死夷齊避國之事至曉退入北山  
岩藏祝髮為僧帝駭命宣房索之宣房馳人召之藤  
房答以歌宣房馳往岩藏則既去不見題歌于壁又  
書棄恩入無為真實報恩者及白頭望斷萬重山曠  
却恩波盡底乾不是胸中藏五逆出家端的報恩難  
後年後村上在南山一朝有牧童造藤實世家告晨  
如西郊逢一僧容貌枯悴使致此書於君書中繫歌  
其書宛然藤房筆跡實世急令諸關物色之竟不得  
也後脇屋義助自越前入觀言某臣畑時能嘗入鷹  
巢山遇一異僧栖于岩竇石上安經觀時能來問其

明仲詩云松林羽衣歌  
松林羽衣歌  
松林羽衣歌

題石歌云古巨毛  
麻多字岐余能比  
斗能登比久禮婆  
曾羅由久具母珥  
夜斗毛斗米豆牟

名徐曰貧道東方人也言訖惟讀經琅々不敢言其  
面酷肖藤房云義助乃與藤行實追抵岩居僧不復  
見石上題歌亦為藤房所書因還索究不值云

栗生顯友

德川光圀卿

栗生顯友稱左衛門上野人也膂力超人善射好擊  
劍事新田義貞與篠塚伊賀守畑時能由良具滋齊  
名稱四天王又與篠塚伊賀守杉原下總守高田義  
遠藤田三郎左衛門藤田四郎左衛門藤田六郎左  
衛門葦堀七郎川波新左衛門難波備前守河越參  
河守長濱顯寬高山遠江守園田四郎左衛門青木

本註曰以上所載  
十七人而稱十六  
騎未審其由

五郎左衛門青木七郎左衛門山上六郎左衛門稱  
十六騎每臨戰同徽號進退必俱自義貞舉義未嘗  
不從在左右建武二年從義貞戰矢矧箱根有功及  
義貞敗退行收散卒轉鬪三日至天龍河會兩河水  
暴漲造浮橋以濟軍軍中有叛者竊斷縛緝圍人牽  
馬至橋壞而溺船田義昌顧軍士救之顯友乃全鎧  
入水挾人馬亂流登岸橋板開丈餘義貞義昌互執  
手躍身而超餘衆未得渡名張久富手捧甲士連投  
二十人最後雙挾二人而超軍中視其趨捷竊歎曰  
將士材武如此猶不免于敗乎明年義貞攻細川定

顯友

渡里忠景

新田義顯

瓜生保

顯友

禪于園城寺定禪出戰兵敗而退我軍隨入僧兵力  
拒撤濠橋不得入顯友及篠塚某各拔大木塔婆架  
于橋梁烟時能及渡里忠景戲之曰任卿爲造橋判  
官戰吾自爲之先渡薄門城兵亂刺忠景奪得十六  
槍時能足蹈門關輒折守兵驚潰義貞乃督三萬騎  
從之賊遂大敗及瓜生保叛脇屋義助新田義顯奔  
還金碓士多道亡從者僅十六人道逢樵者言金碓  
亦爲敵所圍衆聞之大憂皆曰宜經東山道奔于越  
後否則各就自盡耳議未決顯友進曰今諸道梗礙  
吾兵困弊越後長途不易至矣未見敵而死亦甚怯

也。不如多設疑兵。乘敵不意。或得入城。事脫不就。則決死於將帥之前。不亦可乎。衆然之。會日暮。設疑兵於深山寺傍。黎明馳至。金碯出。敵背大呼曰。援兵二萬至矣。敵兵望深山寺旗幟。以為大兵實至也。空壁亡去。因得入城。足利尊氏怒其為寡兵所欺。復大遣兵圍城數重。晨夜攻戰。顯友大呼而出。以巨楯格鬪。陪數十人。敵不敢近。及城陷。與船田經政脫走。不知所終。

篠塚伊賀守

德川光圀卿

篠塚某稱伊賀守武藏人也。自稱畠山重忠六世之

大其棟  
311

孫。驍猛多力。善射事。新田義貞。義貞東征。失利退。還殘兵僅五百餘。道有僧告曰。敵兵充伊豆府。號八十八萬。以此單寡。安得輒過。篠塚與栗生顯友顧衆曰。以五百當八十萬。諸君今日真是一騎當千矣。乃相率轉鬪而前。一條某搏義貞。篠塚從傍捉而投之。一條拳捷。足據地不仆。復前。篠塚蹴踏斬之。一條士卒競赴篠塚。篠塚手殺九人。餘兵股栗莫敢近。義貞得脫去。尋從攻園城寺有功。及脇屋義助卒。與大館氏明據伊豫世田城。會細川賴春率衆來攻。圍城三旬。氏明力屈。自盡。篠塚開門突出。大呼自名曰。汝等斬我。

求賞。乃揮鐵楯衝圍。敵兵東西披靡。篠塚徐步而去。敵使騎士二百尾射之。篠塚每追者迫。顧而叱之。行數里夜抵今張浦。敵泊船浦口。留棹卒護之。篠塚乃帶甲入海。浮沒里許。騰而登船。棹卒驚駭。詰問姓名。告之曰。身是篠塚伊賀守也。宜為我進船。至隱岐島。自起大碇。建長橋可十四五尋。入而臥。鼻息如雷。舉舟震悚。送至隱岐島。不知所終。女稱伊賀局。事新待賢門院。及高師直犯吉野。帝幸賀名生。門院僅從。後宮數人同赴焉。比至吉野川。橋板半斷。不知所為。伊賀局折巨樹枝。接以濟。門院及諸妃及敵退。試使多

力者折之。不能而止。後嫁楠正儀。

畑六郎左衛門碇

安積 信

精忠峻節。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鼓舞萬世之人心。故雖其身陷患難。以沒。必流慶於子孫。此理昭然。不可誣也。當元弘建武之際。新田羽林公揭義旗。滅北條氏。又與足利氏戰。而麾下有熊罷之士。不貳心之臣。相與翊贊勳業。及其邪正相軋。天道未定。公遂為國家授命。則亦皆致忠節。以死。若畑君其尤傑出者矣。君諱時能。姓丹治。畑其氏。稱六郎左衛門。世為武藏名族。姿貌魁岸。有神力。幼好角觝。八州壯

熊或者作罷

士莫能抗。及長，遷信濃，喜遊獵，策馬馳騁，巖壑迅捷如飛。後仕羽林公，大小百餘戰，所向莫不摧靡。其率旗斬將之功，不可勝計。羽林公戰沒，弟義助使君守，越前湊城。是年稟義助命，攻金津長崎諸城，皆陷之。斬首八百餘級，退而守鷹巢城。敵將斯波高經以三千餘人圍之。是時南朝益不振，北國官軍皆敗亡。獨君以區區之衆，守孤城，內無斗糧之儲，外無蚍蜉蟻子之援。徒以忠義激士卒，屢乘夜斫營，殺傷無算。敵軍震懼，呼曰：「烟將軍各潛路遺，請勿襲我營。」遂力戰走高經。而君亦中流矢沒。實曆應元年十二月二十

蚍蜉大蟻也

屈古文居字

五日也。其精忠峻節，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嗚呼！不亦偉哉！十世孫時義，稱勘太郎，生于勢州。仕木造長政。天正中，長政亡。仕富田信高。後退，居于備中早島。子孫相繼。至秀重。秀重仕戶川安論君。寬政中，扈從巡蝦夷。享和中，安論君爲蝦夷奉行。又從之。三至箱館。天保中，從嗣子安清君赴長崎。明年，安清君除長崎奉行。卽擢爲室老。宗族繁衍，或居江戶，或在備中。蓋天之所以報忠臣者。至是益炳如也。今茲天保九年丁君五百年忌辰，秀重追慕其忠烈，建祠於武州目黑，最上寺中。屬予爲之文。予謂：今人奉其身甚厚，而

中學漢文讀本卷之二終

不知追遠報先之為義。秀重顧能追慕祖先。建碑以祭之。可不謂孝乎。且歷事二主。東極蝦夷。西抵長崎。千里跋涉。致匪躬之節。洵無愧於為忠臣之後矣。乃為叙其梗槩。使刻焉。

中學漢文讀本卷之二終

天五中... 漢文讀本卷之二終

自一至四。明治廿七年八月二十日印刷 同年八月廿五日發行  
自五至十。明治廿八年三月十日印刷 同年三月十四日發行  
全部 明治廿九年七月廿八日訂正再版印刷同年八月一日發行

冊壹 定價金貳拾五錢



著 作 者  
印 發 者  
代 表 者  
賣 捌 所

東京市四谷區舟町三十三番地  
秋 山 四 郎  
東京市日本橋區本町三丁目十七番地  
金港堂書籍株式會社  
右社長  
原 亮 三 郎  
各府縣特約販賣所



